

# “鼠标少年”的烦恼

舆情

## 法治激励善举 制度守护良知

本周网络舆情呈现较为趋缓的趋势,重点关注社会话题。舆论持续热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振奋人心的改革,更关注何时推出落实的“时间表”。网络舆情则再一次聚焦“帮扶老人”的社会性话题,四川达州“讹人老太”和陕西西安“抢座老人”形成舆论热点,引发了社会化媒体中针对“坏老人”的舆论关注。

### 用制度守护敬老良知

本周舆情热度最高的事件是“达州三名儿童搀扶老太被讹”事件,热度最高的单条网络新闻是:“四川达州警方回应小孩扶老人被诬陷:老人系自行摔倒”。相关话题成为本周热点话题排名第一位,互动社区中有至少100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10万条网民评论。

针对网络曝光“三小孩扶起摔倒老太婆,反被诬陷索赔”,达州市警方迅速展开调查,证明伤者蒋氏系自己摔倒,并认定蒋氏母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,对蒋氏行拘7日,对其子行拘10日,并处罚款500元。

这起老人讹诈的处理,其警示意义让网民拍手称快,媒体在梳理了近年来扶老人的“寒心事”后称赞这次是用法治激励善举。《京华时报》评论认为

为此次惩戒达州老太,就是对以往法律失灵进行的一次纠错,就是法治在传统文明方面,释放出的制度善意;事发地所在的四川《天府早报》评论也认为应该“让讹诈者付出法律代价”,媒体认为道德约束并不是对所有人有效,闯过道德的底线,必须由法律来规范。

在网络媒体配合“达州讹人老太”的新闻调查中,“80%网友称遇老人跌倒不会扶”的调查结果击穿了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,“不敢扶老人”成为了社会的一道暗殇。摔倒讹诈者屡屡得逞,使得负面事件的示范效应被网络空前放大,让本就很脆弱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。此次达州讹人老太被依法拘留是以法律的名义扶起被讹诈的童心,在未来,则需要用更完备的制度守护好敬老良知。

尊老与爱幼应是良性互动

与“达州老太”热点并列,本周西安“抢座老人”也成为网络舆论的关注点。网友@该是时候发表长微博,称和一名女同事搭乘202路公交车上班,一名后上车的老人向她们“索要”座位,觉得受到了侵犯,同事并没有让座,没想到老人竟然口出脏话,还一屁股坐在了女孩身上。

该事件经《西安晚报》报道后,网络讨论热烈,相关微博数超过十万条,话题相关舆情热度随之迅速攀升,相关网络新闻超过1500条。

“公交抢座、跳舞扰民、讹诈学生”,舆论呼吁在尊老的同时,应严厉谴责为老不尊的现象。人民网评论认为只要求别人尊重,而忽视自己的行为举止文明与否,不但换不来尊重,反会招人讥笑。何况,不让座,关乎个人涵养,却非必然的义务,硬要“暴力”索取,只会适得其反。即便老人,也不倚老卖老,尤其是在公共场合,老人更应有长者风范。《郑州日报》评论认为,老人坐在女孩身上与个别老人为老不尊有关,也与老人缺乏家庭关爱有关,为了寻找刺激而做出有损老人形象的事,当然,也有触犯法律的嫌疑,应由法律来解决。

尊老爱幼应是一种良性互动,共建尊重和信任才不会让善行落空。互联网放大的舆论事件一次次冲击“尊老爱幼”的传统道德堤防,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个别恶性事件不应该成为行善的绊脚石,也不会改变社会向善的社会风气。建立尊老与爱幼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打开网上对抗的舆论心结。

(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)

甘肃张家川鼠标少年杨辉还没能回到正常的生活。

18日,已转学至天水育生中学的杨辉被校方禁止回校上课。就在本月中旬,杨家就警方此前的拘留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,校方曾多次对杨父坦言“压力很大”。

今年9月,初中生杨辉发微博质疑张家川县城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,成为两高对网络言论的司法解释后,全国第一例因微博转发500次以上被刑拘的人。自此,这个少年就以非正常的方式被推向了舞台中央,甚至多多少少还被解读出了公民的影子。

本报深度记者 赵兵

## “成名”罪与罚

11月18日,律师游飞翥发布微博称:“今晨,甘肃天水杨同学就读的学校以各方面压力太大为由,禁止鼠标少年进入教室。望各界关注帮助!”此文一出,随即引起轩然大波。

20多分钟后,甘肃省教育厅微博迅速回应:“已关注。我们已责成天水市教育局立即核查。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,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教书育人,只有不会教的老师,没有教不好的学生。”

19日上午,该官微又发微博称:“在对事情的全过程调查了解后,秦州区教育部门表示,在尊重杨某及其家长意愿的前提下,本着对孩子负责的精神,杨某可在秦州区育生中学继续借读,并需补办正式借读手续,也可返回原张家川县张家川镇中学就读。”

杨辉得以重返校园,他再次感谢“全国网友的支持与声援”。他已经习惯了如何捕获网友的声音,受人注目,他也不再有陌生感。

21日晚,杨辉坐在出租车后排,依然被司机一眼认出,“这不就是那个学生么?”“前几天没剪头发的时候,更容易被人认出来,现在剪了头发还好点了。”这个16岁少年没想到自己现在这么火。

杨辉的人生轨迹在9月份被彻底改变。9月14日,甘肃的国家级贫困县张家川发生一起命案,路过案发现场时,杨辉随手拍了几张照片,传到了QQ空间,并附上几句话。就是这么简单的举动,让他被警方刑拘,也让杨辉和张家川迅速成为舆论风暴中心。

9月23日凌晨,等到被当地警方释放,杨辉才发现自己的世界已经变了模样。“第一次听到电视台和广播里在说自己的名字,当时还是很激动的。”虽然当晚因天气原因,迎接他走出看守所的只有几位坚守到凌晨的记者,但第二天,他右手举V的照片迅速在网络世界传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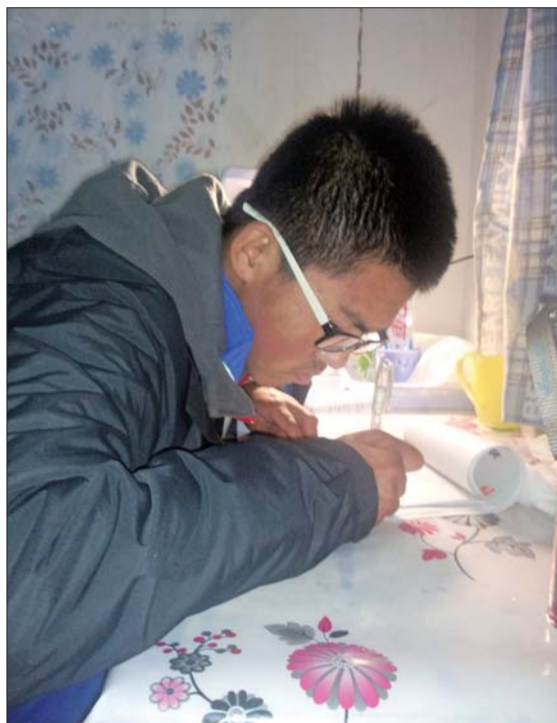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符号的杨辉成了公共事件。很多人给杨辉贴上公民标签,将他被拘留解读为公权力越界,而从刑拘改行拘,又被认为是公权力及时纠错。

有人开始追问杨辉对时事的洞见和对公共事务的看法,但他显然还是个孩子,无法撑满成人社会期望赋予他的公众形象。

杨辉的微博并不犀利,相反,他在评论河北承德一学校百余人斗殴时说:“规模之大让我们这些晚辈跪地膜拜。”而在9月29日,他还亲自参与了一次小规模斗殴,这也让他的形象在出名后第一次引来巨大争议。

杨辉回忆,那天下午,在当地另一所初中阿阳中学受到同学欺负的表弟李奇找到自己,希望自己能去摆平。下午上了一节课后,杨辉就打电话叫来了一位社会上的朋友,与李奇叫来的4个朋友一起,到阿阳中学与多次殴打李奇的一伙人交涉,双方很快升级为武斗,杨辉还揪住对方的一个人拉进厕所,“扇了他两巴掌”。

网络上的批评随之而来,



杨辉在认真写作业,他已经剪去了头发。

本报深度记者 赵兵 摄



杨辉走出拘留所后的V字手势在网上广为流传。(资料图)

人们再次翻出了杨辉曾参与偷盗摩托车的旧事,他就是一问题少年,肯定当不了“中国好少年”。

## “时事控”

事实上,杨辉自己也说,他就是喜欢在网络上参与社会热点讨论,抨击社会丑恶。

7岁时,杨辉就被父亲接到北京读书。彼时,杨父在北京开了一家牛肉面馆,将家人都接到了北京。这个敦实的西北汉子谈起9年前的这次举动时说:“当时想着是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,接触一下外边的世界。”

为了锻炼孩子的毅力,杨父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去爬香山,并特别注重对杨辉的思想教育,“在北京的时候,我经常教育他,你生活在红旗下,一定要爱国。”

大约从杨辉读小学三四年级开始,杨父便要求杨辉每晚坚持看新闻联播。“我也喜欢跟朋友们谈论国家大事和热点问题,杨辉就在一旁听,这可能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”杨父说,而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,父子俩还抽空讨论起钓鱼岛问题。

杨辉说,“每天看新闻,还经常听到大人们讨论这些问题,我也慢慢地对政治,社会产生了兴趣。”四年级的时候,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脑,作业之余,让他有机会从网络上接触到海量的新闻内容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杨辉与同学的时事话题也逐渐增多,讨论社会热点甚至成了他们之间互相“炫耀”的资本。“平时经常上的是各大门户网站,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比较多,我还是喜欢看正能量的新闻。”

不过,从初二开始,杨辉关注起负面新闻。“私下里我们会讨论腐败问题,揭露社会的黑暗面”。遇到不知道的事情,他还会赶紧回家查资料,弄清来龙去脉。

对于那些负面新闻,杨辉经常言辞激烈,但他也说,“掺杂的感情因素更多一些,是非观并不是那么强”。

## 返乡“京二代”

今年2月,考虑到以后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,杨父思虑再三,决定把杨辉送回老家张家川。在此之前,杨辉已经有3年多时间没回过老家了。

“杨辉也不乐意回来,毕竟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,对家乡已经很陌生。”杨父说,最后杨辉的姑姑给他买了苹果4S,杨辉才同意回去。

在张家川,杨辉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,担心孩子生活,杨父每月给杨辉1000多元生活费,“我不能在这陪他,所以只能在物质上满足他,别让他吃苦。”

离开北京,只身来到闭塞的小县城,杨辉发现,自己与这边的同学几乎没有任何共

同语言。“在北京,我跟朋友能讨论各种社会话题,大家聚在一起,吹吹牛。但在张家川,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这些话的人。”在杨辉眼里,他的同学要么只会学习,要么只会玩游戏,他只好选择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张家川的落后显然跟不上见过世面的杨辉的节奏。作为天水市五县二区中最落后的一个县,张家川的支柱产业是农业和畜牧业,六条路撑起了小县城的骨架,街上跑的是数量繁多的红色三轮车,完全无视红绿灯的存在。

满嘴的京片子让杨辉成为异类,在同学眼中,这个北京来的同学,显得很“阔气、仗义”,他经常借钱给他们,“10块、20块的根本不用还”。学校一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,他们能看出杨辉“心高气傲”,“每天上学放学,看他跟同学走在一起,就能看出不同来,带有大城市的痕迹”。

远在北京的杨父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,“我能感觉到杨辉的变化”。班主任范爱宏也说,“刚来的时候(杨辉)还挺乖的,不爱说话,做作业也认真。但后来就学会应付了,作业也写得潦草。”

杨辉觉得自己慢慢找准了当地生活的节奏。“在这个地方,学生打架是经常的事情。我曾经在厕所里看到10多个学生围着一个学生打,但目睹了这一幕的老师并没有去阻止,而是默默离开。”他以为在这儿是理所当然的,他也学着去网吧,一到周末,他会把衣服送到当地的三姨家中,坐上一会,然后就去网吧泡一两个小时。

杨辉感觉精神上太空虚了,他再也受不了这里的生活,在升初三考试时,他跟父亲要求回北京,但杨父并不同意,杨辉就把苹果手机贱卖了,自己买了车票,试才考了两天,就坐火车回到了北京。

9月份开学,留京不成的杨辉再次回到张家川,开学不久,便发生了那场全国关注的“鼠标少年”事件。

如今,一切还远未尘埃落定。19日,杨辉重返校园,但杨父对儿子并不放心,他在杨辉就读学校附近租了间6平米大的房子,简单地摆了一张床。

“过几天得买个电暖器,屋里太冷。”杨父说,经历了两个月的风波,他和儿子都很疲惫,等这段风波过去,让妻子来陪杨辉,自己要回北京继续开自己的小面馆,而最令他遗憾的是,杨辉的成绩也在此间一落千丈。

谈起未来,杨辉说,他近期将不再染指微博,只希望能赶紧静下心来,好好学习,应对明年的中考。“我爸想让我考天水一中,这里最好的高中,但我想考到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,回到北京。”

对于成人世界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,杨辉似乎想明白了,“我还只是个学生,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”。

深入,更见精彩  
电话:96706056  
洪波工作室  
邮箱:hongbogongzuoshi@163.com